

根河

清澈透明的河水  
穿过岩石和土壤  
在大岭之上翻滚  
绿色的波浪  
在每一片叶子  
每一枚果实  
每一个花瓣间潮落潮涨  
在每一个嫩芽  
每一个即将枯萎  
或枯萎的枝条间奔忙  
从遥远的古代  
流到今天  
从我们的眼前流过  
流过一个又一个远方  
流过金戈铁马血雨腥风  
也流过喧闹的繁华  
流过短却坚韧的哀伤  
在相同或不同的血脉间  
在新生和苍耄  
在男人和女人  
在云雀和苍狼  
在眼神和记忆间  
清澈透明地流淌

山岭

山岭静静蹲伏  
看似想要逃脱  
或准备保护  
这一侧的  
清澈静美  
那一边的  
激流翻涌  
忘记了相遇时间  
模糊了相见地点  
唯有眼光唤醒的漫天焰火  
被小心翼翼凝成  
记忆的香气和光泽  
而这千年的相伴  
固定为岁月中的传说  
几千几万年  
相濡以沫

山林

树的影子从记忆里  
重合到教鲁古雅的山林  
虽年轻但迷惑的眼睛  
从多少年前的林子望过来  
惊讶而新奇  
细雨的馨香

大岭印象

□ 张声龙

在树枝间弥散  
山林的气息古朴又新鲜  
契合历久弥新的友情  
还有将老未老的年龄  
在失去方向中寻找方向  
在捕捉情感后点亮文字  
在遍寻哲理后平静  
让一些名字鲜明  
让一些句子永恒  
有朋友在不远处的林子  
迷途不过是一片音符  
游走在支流的路途中  
船舷边泛起的浪花  
迎面而来却可以绕过的山峰

木屋

在山里人的手中  
修成一种景致  
为远离森林的梦  
提供森林的香气  
抚平喧闹的风  
木屋忙了一个夏天  
山被颜色随意泼洒  
水清澈却瘦弱  
大雁飞走之前  
操着方言走家串户  
落叶开始装点  
木屋和林中的小路  
离开山林后  
寂寞就抽枝长叶  
从长第一片嫩芽  
到离开山野  
没人问起过树  
自己行走的计划  
或者辛苦但自由的生长  
或者恣意成火焰  
或者成为桌子 木屋  
或者洒满成山间的倒木  
命运的四条河流  
或有差异不可改变  
如果木屋和树  
看同样不由自主的你我  
我们处于哪一个过程  
是被造化雕琢  
是休养生息或死亡  
还是正投入汹涌的火

兴安岭的雪

□ 朱明东

一片一片，银如烟，白似雾，在群岭上纷纷扬扬飘舞。这是大兴安岭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它来得正是时候。

初见兴安雪，是1982年的深秋。年少的我跟随父母在大兴安岭上收白菜，虽是热火朝天，却因远离故乡而心情黯然。上午，天还晴着，可到了下午就阴起来。温度瞬间降了许多，风也硬了，刮在脸上生疼。我停下手中的活儿嚷嚷着要回家。父亲说：“要下雪了，得抓紧把白菜收回家。”我噘着嘴，硬着头皮在寒风中继续收白菜。大白菜足足装了一卡车，我正准备上车，手背儿却凉了一下，一朵晶莹的雪花亮亮地呈现在眼前。“下雪啦！”我仰起脸兴奋地大喊起来。雪花一朵朵在空中绽放，远处的山岭，近处的树林，所有的景色，都在雪中变得朦胧。当我们载着满满一卡车大白菜到家时，大雪已漫天卷地般把整个大兴安岭覆盖起来。院落里，街道上，群岭间，到处都是雪，到处都是白色的纱幔。父亲真是想得周全，要是放在第二天收割白菜，那白菜还不得让雪给埋在地里呀。屋外大雪弥漫，仓房里摆满了我们取回来的大白菜。

一棵棵白绿相间的大白菜，在大雪覆盖前成了全家人喜庆的收获。也就是这一天，我正式接纳了大兴安岭，真正将它视为自己新的家乡。温暖的炕桌前，我们听父亲讲当年开发大兴安岭的故事。开发大兴安岭那几年冬天格外冷，雪下得也猛。对大兴安岭而言，一下雪，就意味着一年里漫长冬季的开始。冷的天，白的雪，外加寂静的群



岭，让人感到孤独和恐慌。那厚厚的积雪被阳光晃得格外刺眼，更让人感到大兴安岭刺骨的冷。

雪落兴安，没有大路，很多时候都要行走在无边无际的密林中。踩着厚厚的雪，有时一脚踏下去，半截身子都被雪埋住了，难以跋涉。天冷、降雪，风也总是刮不完。风夹着雪，雪裹着风，冰天雪地中，开发建设者们咬紧牙向老林深处开拔。腿冻麻了，手冻裂了，鼻子也冻白了，但人们还是坚定地往前走。往前走，前面的视野会更开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雪中，人们行走出一条冰雪的弧线。高寒禁区，终于被这英雄的群体所突破，在他们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铁路，还有纵横交错的条条公路，座座崛起的贮木场。父亲说这话时，我看到了他眼中闪烁着晶莹的光，就像飘到我手背上的那朵雪花一样。

兴安岭的雪，为我带来了无限的诗情。即便雪再大，路再难走，自己都能走出一道风采来。每次下雪，我都尽情地观赏，总试图把洁白的雪与多彩的梦融在一起。兴安岭的雪比老家大平原上的雪更加凌厉。它清澈而纯洁，飘逸而洒脱，把逶迤的群岭瞬间泼成一幅黑白相间的水墨画。雪花飘，梦儿摇，年少的热情迅猛燃烧。至今想来，兴安雪，应该是点燃我文学梦的使者。

“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兴安岭的雪，把我从年少牵到中年。我在家中临窗而立，飘扬的雪花在窗外飞舞，我的心也仿佛变成雪花。雪越下越大，倏忽间，变成了晚春时节江南

的梨花，一瓣瓣儿，慢慢地、轻柔地落下来，白了大地，醉了时光。

有一年，都到了11月中旬，大兴安岭仍未下雪。在我心里，不下雪，那还是大兴安岭吗？尽管室内热气腾腾，可外面不见一抹洁白，着实令我不安。一连几晚，我都睡不踏实。一日下班时，忽然感到朔风强劲，乌云天暗，心中窃喜，这天要下雪了。果不其然，第二天一觉醒来，拉开窗帘，哎呀！窗外早已被厚厚的雪染成银色。我情不自禁找出相机，穿戴整齐，兴奋出门。我要把这珍贵的雪，收藏到我的镜头中、我的记忆里。

可一楼的单元门却推不开。谁能把门堵上？我一急，用肩膀猛地推开了门。一大堆带着风的雪涌进来。这雪下得可真够大。小区院内的雪差不多半米厚，停在院子里的车都陷在了雪中。我惊奇地打量着这场丰厚的大雪，被它不同凡响的景象惊呆了。我顺手在一辆小车上抓了一把雪吞入口中，一阵特有的清凉和寒气旋即绕在舌尖。踩着绵柔的雪，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仿佛又回到童年。小区外的街道就像铺了一条长长的厚厚的白棉被，偶有车辆的辙印，也显得富有情趣和诗意。路两旁的树也灵动起来，它们似一个个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子，在等候众多宾朋的祝福。哦，兴安雪，这就是你的静美和纯洁。这场迟到的雪，让我兴奋很多天。我在银装玉砌的世界里尽情地拍摄。银色的小桥，洁白的雕像，在我的相机里美成了一幅幅灵秀的画。

春的风，夏的雨，秋的霜，都不足以释放大兴安岭内在的气质，只有冬的雪，才让世人领略到大兴安岭的高洁和纯美。

对大兴安岭人而言，除了对山岭和林木有特殊的情感外，就是雪。大兴安岭的雪一般要到立冬后才站得住，提前下来的，很快就融了。持续半年的降雪，把大兴安岭人的性格塑造得格外豪放和洒脱。雪中，约上三五位好友，在温暖的酒馆里，满斟慢饮，情酣意畅，岂不快哉？冰天雪地，山岭是宝，林木是宝，浩荡的兴安雪也是宝。如今的大兴安岭，因雪而生财，因雪而致富，雪带火了旅游业，壮大了冬队队伍，拓展了运动场地，大兴安岭人巧用这壮美的冰雪，书写发展新篇章。雪，点染了北国群岭；雪，醇美了千里兴安；雪，塑造了大兴安岭人扎根边疆的坚强品格。

周末，雪悄悄降临，一朵朵洁白的小花在空中绽放。小城上空飘着雪，群岭间舞动着雪。绵延的大兴安岭渐渐被雪裹了起来，严严实实的，不惹一丝尘埃。

(朱明东，黑龙江作家。本文原载《人民日报》)

乐在雅鲁河

□ 鲁村

屈指算来，我在雅鲁河游泳已10多个年头了。

我的故乡在山东胶东，少时投奔亲属来到大兴安岭环抱的呼伦贝尔扎兰屯。源于千山万岭，扎兰屯有河流近百条，穿过市区的雅鲁河人称母亲河。

少时瞒着父母，我学会了游泳，泳姿也仅仅是“狗刨儿”。我自从来到大东北，从不下河游泳，皆因这里的水太凉，三伏天河水温度也就10多度。10年前一个夏天，扎兰屯出现了极端天气，气温连续几天接近零上40摄氏度。就是在那个夏天我开始下河游泳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雅鲁河发源于兴安岭岭顶，在扎兰屯区域流程百余公里，然后一路向南直奔嫩江再奔黑龙江。它曾经是一条清水河。1957年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了特大洪水。据当年看护雅鲁河堤坝的老人回忆，山洪满槽的河水依然清澈，双手捧起便可饮之。1961年作家老舍等人访问扎兰屯，感慨这里苏杭般的风光，写下《辛丑夏访扎兰屯》。对清澈见底、粒粒卵石根根水草清晰可辨的雅鲁河，老舍先生更是赞赏有加，把“水理水草、水草犁水”风趣地誉为“少女秀发少男梳”。

后来的雅鲁河水渐渐变得浑浊了。我就是在那个时段涉入雅鲁河开始游泳。一个星期天，大水过后，天气依然闷热，人们依旧入水消暑。我也按捺不住下了水。不料，由于河水浑浊，看不清河道，上岸时遭遇了旋涡。我第一次试图上岸，却一次次又被黄水卷进旋涡。我感到了心力衰竭——生来第一次有了濒死的感觉。就在我再一次艰难地冲向岸边时，一只大手拽住了我。我得救了。

我感谢救命恩人，却没有痛定思痛止步雅鲁河，依然照游不误。后来，雅鲁河渐渐清澈了。雅鲁河有了河长，河套内所有违规建筑都拆除掉了。爱惜和保护河流成了扎兰人的自觉行动。却说雅鲁河的泳人，

自费添置了垃圾箱；驾车的泳者唯恐车轮碾压林草，从不将车驶入河套，远远停泊在河套之外。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在这里游泳是何等的惬意！我们的泳场名为“杨柳泉”，因其四周高杨垂柳，水底涌泉得名。来这里的泳者清一色男人，河中击水，沙滩浴阳，泳者个个肤色黝黑，腱肉突兀，尽享清冽凌冽水的恩施。就在前不久，我惊见一老兄操起牙具，舀河水刷牙。一问方知他是冬泳队的。他告诉我，他们队伍里有不少人用河水漱口刷牙，足见河水的洁净。冬天即使气温降至零下30摄氏度，他们每天清早都要刨开夜里结下的冰层跳进水里游上一番，然后用冷水洗漱。

享受雅鲁河快乐的不仅是人。野鸭子常常成群结队畅游在杨柳泉。它们每年5月下旬来到这里，9月下旬飞向南方，恰巧吻合了我入水和辍水的时段。它们一点儿都不怕人，我们赠予它们食物，它们拍打着翅膀争相抢用。在杨柳泉还见到一种动物，它体态酷似巨鼠，嘴巴贴着水面，优哉游哉。有人说是水貂，有人说是水獭，最终也没定夺。不必定夺了，反正与我们一样，都是乐水的家伙！

雅鲁河游泳10余载，我的泳技提升了。这些年里，一切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扎兰屯已被命名为国家旅游城市，以雅鲁河为中心的秀水国家湿地公园也获批准。看着雅鲁秀水中欢愉的生灵，我总会想，10年时间最根本的变化，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润物细无声地潜入了每个人的心里并扎下根，惠及着天地间的千生万物。



森林在歌唱。  
森林的歌，动听的歌。每天，这里有许多许多的歌者在歌唱，有的婉转轻柔，有的高亢激昂……  
我走进了森林，走进了歌声里。歌声如细碎的阳光，在枝头跳跃，在林中飞翔。走走，看看，听听。这时，我见到了歌者。  
瞧，每一棵树上，都有许许多多的小鸟儿。每一只鸟儿，都在尽情地歌唱着。  
鸟儿的歌，从树梢洒下，在枝叶的缝隙里流淌成金色的阳光瀑布。  
鸟儿的歌，挂在枝头的叶片上，结成了晶莹的露珠。  
鸟儿的歌，落在地上的红草莓、白蘑菇和鲜艳的花朵上，飘散着浓郁的芬芳。  
鸟儿的歌，落进溪水里，与欢快的鱼儿一起游向远方……  
鸟儿的歌，汇成了森林的歌。  
哦！每一座森林都在歌唱。

树木与小溪

有森林的地方，就会有小溪。  
无论在每一座森林，我都会见到小溪。小溪就好像顽皮的孩童，缠绕在树木的脚下，“哗啦啦”——每天都在不停地戏闹着。

森林在歌唱

(散文诗 外二章)

□ 林殷

树木不声不响，只是默默地站立着。  
有时，树木会抖动一下身子，掉下几片叶子，送给这脚下的顽童。  
有时，树木还会抖落几颗露珠，赠给它。  
还有时，树木会弯曲着枝叶的手掌，抚摸小溪的身体，一下又一下……  
每当这时，小溪更加欢快了，它大声唱着歌儿，围绕着树木，围绕着森林，围绕着大山，一圈又一圈地跑个不停。  
我听见大森林笑了！  
我听见小溪哭了！  
不是吗？那树叶“沙沙沙”的声音，那小溪“哗啦啦”的声音，不是都在笑吗？  
和谐美满的大自然，真好！

白桦树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白桦树。  
这棵白桦树比父亲的年龄还要老。那时，父亲在这里建房子，白桦树由此就成了“家里人”。  
后来，父亲去世了，我也变老了。  
后来，儿子长大了，离开了家乡；我也离开了老宅，迁到了城里。  
有一次，我梦见了白桦树。它睁着一双双的眼睛，在寻找着我们。  
梦醒了。我的眼角含着一滴泪……



雪狐

(小说)

□ 吴士永

浑圆的月亮高悬在摩天岭的上空，几朵暗云在空中疾走，整个山岭荡漾着皎洁的月光。无边的森林静谧、清丽、柔美，如一幅水墨画儿，如一首悠扬的歌儿。

嗷嗷……忽然一阵动物的叫声传来，声音呜咽，好像在哀哭。罗大林睡梦中猛地惊醒，谛听片刻，一跃而起，披上衣服，走出屋子，寻找声音的来源。

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对！是雪狐狸！罗大林得出最终判断。

对于雪狐，罗大林很熟悉，也很有好感。小的时候，他家的后山就有几只雪狐。雪狐全身披着白白的、软软的绒毛，尖尖的耳朵灵巧地闪动，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聪慧的光芒。雪狐经常出现在大林家的屋后，大林很喜欢它，经常喂它东西吃。时间长了，雪狐觉得大林不伤害自己，就放下了戒备心，只要大林在后山玩儿，雪狐就会围转在他的身边，和他讨吃的。后来，其中一只雪狐死了，罗大林非常心疼，还挖了一个深坑把雪狐掩埋了。去年，罗大林还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后山，回忆自己和雪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他告诉孩子说：“一定要善待野生动物，不要伤害它，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

罗大林是林业局摩天岭防火瞭望站的一名瞭望员。摩天岭瞭望站距离旧址很遥远，条件艰苦。罗大林不管这些，主动要求来这里工作。开始，妻子坚决不同意，罗大林就百般安慰，说：“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保护生态是林区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自己是党员，不应该讲任何条件。”他又说，森林里的野兽不会把自己怎样，当危险来临时，他会迅速躲避；至于孢子、狐狸、驼鹿什么的，就更不用怕了，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妻子见劝不动，只好同意的选择。

那只哀哭的雪狐遭遇到了什么？等天亮了，一定要把这只狐狸找到。由于牵挂着雪狐，接近天亮时罗大林才睡着。一束晨阳的光芒透过窗棂暖暖地停留在罗大林双目上，罗大林瞬间惊醒，脑际跳出去寻找雪狐的念头，便疾步登上高高的瞭望塔。

此刻，正是大兴安岭的早晨。澄碧的蓝天，热烈的晨阳，无边的林海。道道金光在林海间跳跃。松树、绿叶、花瓣儿上露珠滚动，闪烁着太阳的光芒。百鸟鸣唱，在晨光中更显得悦耳动听。两只鸿雁展开双翅在空中翻飞、滑翔……

罗大林转动着望远镜在搜寻那只雪狐。听，隐约中又传来雪狐凄惨的叫声，断断续续，有气无力。对！声音是从不远的山腰传出的！罗大林快步走下瞭望塔，向山腰处奔去。

不顾脚下羁绊，摔了几个跟头；不顾枝叶荆棘把身上划出道道伤痕。雪狐，你在哪里？罗大林在山腰处转悠几十分钟还是没有找到。听，又出现了雪狐虚弱的哀鸣。叫声就在跟前。终于找到了！只见在一处十几米高呈90度角的悬崖下面平躺着一只成年的雪狐。雪狐是从悬崖上失足坠落下的，浑身是土，两只前腿带血，一只腿骨已断，骨头穿透皮毛暴露出来。雪狐受伤严重，半睁着无神的眼睛，已经无力叫唤了。站在它身边的是一只幼小的雪狐，是雌性，应当是受伤的雪狐的女儿。罗大林的到来，小雪狐后退几步，又跳跃着奔了过来，好像在求救。罗大林俯下身观察，受伤的雪狐气息尚存，估计还能存活下来。罗大林没有怠慢，急忙抱起受伤的雪狐，气喘吁吁向住处走去，小雪狐也紧紧跟在后面。

受伤的雪狐被安置在卧室中的另一张床上。罗大林小心翼翼地雪狐腿上的外露骨头捋顺归位，用纱布紧紧缠上。两只雪狐是不是饿了？罗大林打开自己仅有的一袋奶粉，沏好后给雪狐母女喝。这对母女可能好久没有进食了，半盆奶水一气喝完。雪狐受伤的腿是要感染的，身边又没有消炎药，怎么办？罗大林就出去采来几棵草药，把草药捣碎，敷在雪狐伤口处。雪狐通人性，知道配合，上药很顺利。受伤的雪狐凝望着大林，用毛茸茸的唇触碰着大林的手。罗大林感到手暖暖的，心也暖暖的。

一晃儿，半月时间过去了，成年雪狐已经能够一瘸一拐地行走了。雪狐母女没有离开的意思。罗大林登上瞭望塔，两只雪狐就端坐在塔下候着；罗大林外出巡山，两只雪狐就跟在后面。雪狐妈妈腿还没好利索，怕一不小心再有闪失，罗大林就对雪狐呵斥，挥舞双手阻止行踪。等罗大林归来时，雪狐母女已经不见了。大林内心一下变得空落落的，有几分难过。“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离开就离开吧！”大林默念道。天黑时，雪狐母女又回来了，立在罗大林的门前，还扬起脖子发出叫声。

几天时间又很快过去了，雪狐的腿完全康复，能够行走自如了。“伤养好了，你们娘俩就回归山林了。山林才是你们的家。在那里，你们才有自由，也能获得生存的本事。”罗大林睁开大嗓门和雪狐母女对话。雪狐虽然听不懂大林的话，但却依恋着罗大林，知道罗大林是可靠的朋友，真的不愿离去。

怎么办？断炊，不给雪狐吃的！一天、两天、三天，雪狐没吃到一点东西，雪狐还是不走。到了第四天，雪狐实在饿急了，竟然打起罗大林养的母鸡的主意，围着鸡笼子转圈儿。机会难得，罗大林拿起水桶使使劲，挥舞着木棒做打击状。雪狐母女远远望着罗大林，发出一阵呜咽声，慢慢向树林中走去。雪狐母女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回过头，望着罗大林。随后，雪狐母女迈动脚步，奔跑着钻入了山林……

此刻，火红的晚霞在天边尽情地燃烧。瞭望塔上，罗大林久久伫立着，凝望着，整个身体披挂着浓浓的玫瑰红……